



芦哨声声伴春归

◎杨红兵

今年的春意，来得有点快，猝不及防间，家乡的一切都朗润起来了。

每次回去，我都喜欢在老家周边走走看看，尤其是在这春天里。这不，不自觉已经踱到了家门前的小河边，一抬头，惊见临水芦柴鞘节处已泛出青碧色，走近细看，一些芽苞匍匐生长，在枯黄的壳里溢出一抹嫩绿，或深或浅，或多或少，但入目却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。

芦哨似笛而非笛，是我们用家乡的芦柴修剪制作而成的一种村笛。

芦柴是老家那边对“江柴”或“岗柴”的俗称，较芦苇更为粗壮和高大，可以高达四五米，直径也有两到三厘米左右；其叶子宽阔肥厚，遒劲舒展，却又忠厚朴实，没有那种逼人眼的绿。近年来，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，其作为冬季柴火的用途已渐弱化，经历去年一冬，河边还有整簇整块的芦柴未被砍伐，春风一到，立即摇曳呼应。

这是制作芦哨的最好时节。

芦哨的选材是有讲究的。可以优先选择芦柴半腰处的旁生枝丫，其粗细可较无名指小些，这样，在稍后的刀削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柔韧性，制成功后声音也会较为清亮。可以选取一段十厘米左右的枝丫段，这段枝丫中不允许有鞘节，然后将这个小芦柴管一端的鞘节去掉，另外一端保留；再在保留的鞘节那里向前选定一厘米左右的距离迅疾逆向下刀，即由一厘米处向鞘节方向平动，刀口到鞘节处戛然而止；此处切忌用力过猛，刀口一旦越过鞘节就会功亏一篑。这时，用小刀

将分离出来的那部分一点点地打磨、削薄，形成一个舌状的平面，可以充当“音簧”的作用。这里是最关键的地方，动刀要缓和，动作要轻柔，舌面厚一点无法出声，薄一点则声音尖利刺耳。

芦哨做成功后，河边便是此起彼伏的芦哨声。有时，我们还模仿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情报传递方式，用声音长短、高低频次等变化作为暗号进行通话。只是芦哨的声音相对简陋单一，难以婉转成曲。后来我们无师自通，参照长笛的样子，取另外一段相对粗些的芦柴段，在上面雕刻七个小孔，然后将大管套小管，吹奏时手指轻轻轮按小孔，芦哨的声音便丰满和润起来。我们往往“沉醉不知归路”，有时吹奏时间长了，舌头都是涩涩的，甚至还带一点轻微酸楚。芦哨的声音或直白响亮或低沉浑厚，甚至还和我一样五音不全，但那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裹挟着一种久违感，一旦响起，瞬间就将我淹没。哨声向四周远去，遮盖了若有若无的风声，逗得河中野鸭阵阵“嘎嘎”相和，也让田野中的邻人笑骂“这群孩子，就知道玩，不要把旁边的麦苗踩踏了”，也许他们也记起了自己的童年，并不过分苛责，“耕者忘其耕，锄者忘其锄”，撩拨得人内心蠢蠢欲动，纵使有口水从芦管末梢滴落，我们也都乐此不疲……一些温馨的气息在哨声中愈发浓郁，依稀可以望见那当年闰土一样的乡野少年，跨田越埂，风一般地飞奔而来。

其时，芦哨还有一个孪生兄弟，那个制作就简单一些了。是将芦柴顶端生长



花穗的那一段整体拔出来，将芦花摘去，尖细部分切除，保留顶端的中心圆管部分，接下来用一把锋利且极薄的小刀直接在管轴上剖开一条直线，裂痕可直达顶端鞘节处；然后，像吹竖笛一样，哨声就出来了。不过，此处刀划裂痕务必细且窄，否则只能发出“嗤嗤”的漏气声。这种芦哨的声音相对更加尖细些，且单调得可怜，我们通常做给那些比我们还小的孩子玩。

哨声如令，万物生长。远方，一大片青绿色铺向天际，如潮水般蔓延而不知所终。在这里，时光仿佛一下子停滞下来，我蹲下身子，轻轻抚摸那刚刚萌芽的小草，掌心相触，有一种非常细小的刺痛感，仿佛那是它们生命的气息和生长的力量。这样的日子、这样的季节、这样的时光，零落旧事，滋养新生，嫩绿满眼，欢喜盈怀，令人难以自拔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与平和。

白居易有诗说“岂无山歌与村笛？呕哑嘲哳难为听”，诗中对村笛是极蔑视的。但“一切景语，皆情语也”，境由心生，于当时的我们而言，这些芦哨声却是“如听仙乐耳暂明”。

汪曾祺曾说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，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”，而这些就是我们心中的“角鸡，跳鱼儿，贝壳，猹……”就是我们的热爱。没有这样的一曲哨声，就总觉得在这个春天还有一场约定未赴，还有一个牵挂在心，还有一个故知在等候。

春去春归，生生不息。在芦哨声声中，我们与家乡“默然、相爱、寂静、欢喜”。

张建斌画

以春天的名义

◎陈克勤

从现在开始
热爱生活 热爱每一朵花
每一株小草
热爱大海 热爱高山 热爱石头
热爱贫穷 热爱每一个陌生的微笑
他们并不渺小 更不冰



冷
他们是幸福的组成部分
他们是我的感冒 咳嗽
水杯 蔬菜
他们恋人一样依偎着我
在每一个不以为然或者
深以为然的夜晚
的文字里



屐路情深

◎单思洪

屐是木鞋。古代人穿木鞋可能是一种时尚，比如叶绍翁诗句“应怜屐齿印苍苔”。我幼时因家庭贫寒，雨天无雨鞋，常常脚底绑定木屐，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冒雨上学，虽是无奈之举，倒也防滑防水。说是木屐，其实也就是农用水车（一种大型的用以为水稻灌溉的木制农具）戽水链带上连接一块块戽水板中间的木块，五六厘米厚，其长度、宽度与一般成年人的脚相仿，平面形状有点像铲形的古钱币，俗名叫车车儿。每逢生产队整修水车时，父亲就把报废的车车儿要回来，以备我的不时之需。仅此一点，就足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家之艰辛，农家子弟上学之艰辛。

从小艰苦的生活历练，促进了我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的品格形成。后来去南通县中学读高中，每个星期天往返于正场与金沙，都是步行。其间，许多星期天还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。这也给家庭增添丁点儿经济收入。等生产队收工后，我回家草草吃过晚饭再赶赴学校，许多次都是摸黑赶路。按学校规定，寄宿生星期天必须到校晚自修。

回想起小学与初中阶段，农家子弟因家庭经济困难常常面临辍学危机。我同龄的许多小伙伴因家庭生计硬生生被迫辍学，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。我兄弟姐妹五人，仅父母亲两个主要劳力。因生计问题，父亲曾多次要我辍学，母亲无奈只是流泪，她知道我爱读书且成绩优秀，懂事的姐姐也帮我劝父亲，她愿意多做家务，也可帮家里养羊和鸡鸭增加收入。就这样，我才在父母艰辛而奋力拼搏之下，读到高中毕业。

我中小学阶段的学业得以完成，恢复高考后又有幸考取高校，不仅仅要感恩父

母和为家庭付出的兄弟姐妹，更要感恩我的恩师。是他们诚挚的爱心、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让我学业有成。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一路屐痕。

中小学阶段的许多老师令我终生难忘，老师的教育工作细致入微，似甘露滋润幼苗。特别是我父母常念叨的小学高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葛名珂，他曾多次家访，告诉我父亲说我在校表现好、成绩优秀，是他中意的学生。有一次作文，我写了《我跟父亲学耕田》，葛老师非常满意，后来还到耕田的实地观察，并与我父亲交谈，事后帮我修改文章并向《中国少年报》投稿。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，对我父亲也是莫大的慰藉。初中时我经常犯头痛，班主任万九旺老师得知情况，几次为我备了索密痛片让我服用，使我沒有耽误听课。前年，我与学长邱训祥去看望万九旺老师，他虽年事已高，但对我们的过往琐事仍记忆清晰，班级里谁长什么模样的、谁的个性怎样的，如数家珍，老师确实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了。

老师对我的关心是全方位的。高中语文老师张文逸来南通县中学前在北京一所大学工作，她爱人单益义原是部队团职以上干部，当时下放在原籍金中公社务农。课余时间，我们几个崇敬张老师的同学喜欢到他们夫妇身边聊天。张老师和她爱人也常向我们讲些先贤故事，让我们这些同学久久不能忘怀。记得临近暑假，张老师送我两本书，一本是伟人著作，还有一本是许钦文著的《彷徨分析》，这本书至今我还放在案头，时不时翻上几页，以便进一步多角度加深对鲁迅作品的理解……

平生小有成绩，回眸一路屐痕，最应铭记的是父母的养育之恩、老师的培育之情。